

标 题：人在旅途

001. [On the road \(2002, Delingha, Xining, China\)](#)

Date: April, 2002 from flyingSun

这里的时令比南京要晚半个月，再加上沙尘暴，只有灰的天，灰的草，难为了我（呵呵，齐豫这么唱的），也许我回去时可以看到些好景色，我明天开始观测，10天左右时间完成。

在火车上，从陕西开始一直到我所在地，都是在山的怀抱中，在陕西时山上还有植被，很多地方是人造的梯田，只要有平地就有绿色的庄稼，山脚下，山坡上锄平的地，整个山就是被一层又一层绿浪围起来的，那时候真让人感叹人的伟大与渺小，进入甘肃后，山就是荒山了，巨大的石头，散落在山脚的土疙瘩，碎石屑，一片荒凉，一直到西宁，火车两边都是悲壮的裸露的荒山。

到了西宁，要不是远处连绵起伏的群山，这里就象江南的小城镇，早晨的阳光照在山坡上是一片耀眼的金色，当你在环顾这个小城镇时，眼睛总是会被那片金色眩晕。这里的一大特点是饭馆前都高高的飘着黄绿色的帆布（基本上都是回民开的），象武松打虎路过的井冈山，这也是地区大赋予它的城镇的特色吧。我坐观测站的小车去德令哈，就是在蜿蜒的山沟里穿行，向前看去大山挡在面前，可是开到跟前，总有一条新修的或是正在修的公路带你进入大山深处，山里偶尔见到修路工人，都是漆黑的脸，满眼好奇的看着你过去，我总是觉得，人啊，在连绵群山间，实在是太渺小又太伟大了。从西宁到德令哈，一直在山间穿行，开过的车，屁股后面扬起一条黄色的长龙。再往西走，茫茫草原出现了，要是草是绿的，那上面飘动的肯定是朵朵白云了，可惜了。数不清的绵羊，牦牛，骏马，珍珠般点缀在草原上，奇妙的是茫茫草原上偶尔会出现一条弯弯曲曲的银色链子，那是地里冒出来的泉水，在天际，还有一个起伏的轮廓，那是永远也走不出的大地母亲。偶尔看到几个放牧的，穿着藏袍，戴着头巾，只露两只眼睛，目送着你远去。

从西宁到德令哈走了10个小时，德令哈这边就是戈壁了，泛着白花花盐的黑土地，没有想象中的飞沙走石，远处也是银色的山，真的，太阳照在削得笔直的石头上就是那么一种颜色，乍一看去象是雪山。今天我差点死在戈壁里，我受不了诱惑出去拍照，先拍了戈壁之珠—观测站的望远镜，又拍了绿水长流—茫茫盐碱地里的一条小河，然后拍了骆驼，那骆驼真合作，我侧面正面都拍了几张，尤其是我走时它还回眸一笑，当然是我想象的了，然后我就朝山脚下那片落地白云走去，那群白色诱惑着我一直往前走，看着好近的山，可是怎么走都不到，最了到了羊群边，拉快门居然没胶卷了（我没带照相机，用的是站里的，胶卷本来不多），我气得暴跳如雷，恋恋不舍又沮丧的往回走，太阳照在盐碱地上，白花花刺眼，还要不停的钻铁丝网（牧民给自己牧场植的篱笆），不久我就累得头昏眼花，在那么一个荒凉广阔的地方，只有我一个小白点在移动，最后我简直连眼睛都睁不开了，观测站的那个圆顶看着象在天边，我昏沉沉的一步一个脚印，在

晒的发软发烫的白色地面上，那时我真佩服走沙漠的人，那是怎样一种凄凉的气魄！我挪到站外，看见我刚才拍的小河，我实在没有力气走到石头垒成的桥边了，决定涉水过河，我在河边躺下来积聚力量，然后拖掉鞋子，走下水，在土都被晒得软化的天气，河里的水居然凉透骨髓，我一下子清醒了很多，哆哆嗦嗦的走过去，一踏上对岸，就被地里冒出来的一丛枯草扎了几个口子，流血不止，最后我总算走到天文站的围墙边，又积聚了好长时间力气，才爬过去，到的时候，一群人已经准备出发去找我了，有史以来从未体会的艰辛。

我的旅途就看了这么多，也许过不久可以看到更多美丽景色，再一一道来。